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十二回 觀冊府示夢賈元妃 議誥封托辭史太母

話說黛玉被良玉夫婦灌醉了，喜鸞因在報仇，也笑嘻嘻地扶她到絳霞軒去，同了紫鵲、晴雯替她寬了衣，扶她上床。喜鸞還笑著替她下了帳鉤，放了壓帳，告訴晴雯說：「大姑娘今日很醉了，停會子醒轉來定要喝茶，不要給她涼茶喝。我那裡辦著醒酒的茶膏湯，就叫人送來，由它在銀碗內溫著。等她帶溫的喝便不怕停冷了。」晴雯答應了。喜鸞、良玉就含著笑去了。這裡晴雯、紫鵲都笑道：「怪不得大爺支開了我們，怕我們做手勢提線，你看姑娘醉得這麼著，我們伏侍了一輩子頭一次看見。」

晴雯笑道：「你懂麼？」

紫鵲笑道：「有什麼不懂，不過喜姑娘要報個仇兒。」

晴雯也點點頭笑著。紫鵲笑道：「這也不算得報仇呢，咱們姑娘醉便醉了，乾乾淨淨的一個人睡著，怕什麼？」

晴雯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要記清了，你將來不乾淨的時候，可不要被人哄醉了。」急得紫鵲趕過來一氣的將晴雯按倒在涼榻上，一面呵著手格支她，一面笑罵她道：「我要把你這狐狸精似的嘴通撕了。」

晴雯笑得受不得，便道：「好姐姐，饒了我吧，再不敢了，放我起來憑你打吧。」

紫鵲鬧得自己頭髮要散下來，也就將晴雯放了。晴雯坐起來還喘吁吁的，說道：「紫鵲姐姐，人家玩一句就猴急得這樣，你看我這個汗還了得？今日的浴湯兒白洗了。」

紫鵲定定神，也取笑她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呢，原也乾淨，只怕惹得人家襖襟上不乾淨些，將來藏著這襖襟子不知還做什麼用，只怕清醒白醒的不乾淨呢？」

晴雯也急得什麼似的，要來鬧她，被紫鵲再三央及討饒。正說著，那邊送了茶膏湯壺兒來，這裡紫鵲、晴雯恐怕黛玉醒轉來要喝茶，大家上了床，帶醒的睡下。卻說黛玉大醉回來，到了自己床上一毫人事不知，只覺得這個身子非雲非霧、飄飄蕩蕩的如在空裡頭。回頭一看，同了一位姑娘坐在一輛繡車內，仔細將這同車的人一認，原來就是惜春。正要說話，就下了車一同的上路走，只見祥光湧現，瑞靄飄揚，當面前金碧珠珊顯出一座瓊瑤宮闕，就有兩個絕色的垂髫仙女引她進去，一層一層的玉階金殿，走過好些路兒，遇著出進的仙姬也就不少。黛玉、惜春兩個人彼此攬著手，跟著這仙女前進。不時間就到了一處院子中，有碧玉色高樹兩章，亮得水晶似的。樹底下通有些翡翠鳥兒，在那裡上下翻飛。上了玉階，到了偏殿後，那仙女便打開一座白玉雕花嵌珊瑚的櫥兒，櫥裡面放著許多冊子。一個仙女便揀了一冊給黛玉、惜春瞧看。那黛玉、惜春接過來就看。只見這冊面上明明白白地寫著「金陵十二釵」五個大字。翻過第一頁，是一派水幾片雲，黛玉就猜是史湘雲，後有幾行字，逐句地分開，寫道：亦凡亦聖，混俗和光。潔淨如天高月朗，變化如雲湧波揚。一朝笙樂上瑤京，鶴背仙風星路冷。黛玉看過了，惜春說：「往後再看。」

便畫著一幅美人像，王妃一樣的妝束，也有字在後頭。寫的是：著意留春留得住，春事將闌，又發珊瑚樹。鳳藻訪嬋娟，黃衣上九天。恩深求合德，喜慶衍瓜瓞。日月有回光，榮寧久久長。黛玉與惜春彼此驚駭，猜是惜春。急往下去，就便是兩邊樹林交柯接葉，中間懸一顆翡翠玉印，印上掛著個金魚兒。惜春駭道：「這不是你是誰。」後面寫的是：月缺恩報，仇將恩報。死死生生，喜歡煩惱。劫灰未盡塵緣重，不合春元合春仲。壽山福海快施為，不配清修配指揮。再看下去便是一天的雪花，橫著一根簪兒。後面也一樣的寫著道：言智不爭人先，福慧不居人後。汪汪似千頃之波，獨享期頤上壽。鸞翔鳳詒起回文，一百年間兩太君。約著像是寶釵。再往後看便是一枚李花，一柄紈扇，又是一幅鸞，一幅鳳，後面的詞兒通吉利。又一幅畫著一輪明月，一朵彩雲。疑心是晴雯，看她的字卻是：雲月重生，彩雲耀景。靈光不散，合鏡完盟。魑魅魍魎盡潛形，兩世恩仇都報盡。黛玉、惜春看了十分驚奇，再看下去一盆紫娟花，一幅上畫一個黃鶯兒，又一幅畫了各色各花，旁邊立一個美人兒在那裡探望，末了一幅卻是一個香爐下面畫一簇菱花，詞語兒通好。這黛玉、惜春還要看。早被那個仙女奪了去，仍舊收入櫥內。又另有三個仙女來傳引著她兩人走去，曲檻迴廊，走到丹墀之下，只聽得金鍾響亮，傳宣：「賈仲妃、林太君上殿。」

兩人就上殿俯伏，只見珠簾高卷，坐著元妃，賈母也鳳冠霞帔地坐在旁邊，便聽見賜了兩盞玉液下來，黛玉、惜春就跪飲了。謝恩畢，便有侍班的仙女將賈母的鳳冠遞與黛玉戴了，將元春的鳳冠遞與惜春戴了，衣服也換過，就扶她兩個下階。這黛玉戴上這鳳冠兒不知怎樣的疼得緊，去又再三地去不下，惜春也這麼著。黛玉一會子疼得受不得就哭起來。慌得紫鵲、晴雯連忙進去叫醒她。黛玉醒轉來，原來是一場大夢，渾身上汗淋淋的。黛玉咄咄詫異，連忙喝了茶，起來用了水，換上蓆子，就說道：「這新奶奶了不得，連大爺也做一路兒，灌得我好……，你們也木頭似的通不過來。」

紫鵲、晴雯笑道：「姑娘還說呢，大爺關著門，不許我們來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昨晚誰服侍我睡的？」

紫鵲怕說合喜鸞代脫衣，越發要生氣，只得說道：「大爺、大奶奶親自送過來，是我們兩個人服侍的。」

黛玉定了一會神，說道：「瞧瞧鐘錶上什麼時辰了？」

晴雯就說道：「亥末子初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不好了，幾乎誤了，你們出去吧，只留下燈兒。」

紫鵲、晴雯重新淨了帳子，候黛玉上了床，就出去了。黛玉就急急地打坐起來。原來黛玉近來打坐工夫十分靜細，久已通了兩關，單單的第三關難得過去。只通了這關過去，便是醍醐灌頂滴露成胎，所以黛玉十分要緊。不期黛玉這一夜一樣的收攝心神，靜靜地打坐，這運的氣不知怎麼樣的就一關兒也不能過去。再則心裡頭不知怎麼樣橫七豎八總觸起寶玉來。黛玉慌了，急忙地拿住這個心，再不許胡思亂想，手指兒又狠狠地掐著，重新靜坐起來。又不知怎樣的，倒反連寶玉從小兒玩耍害病時瘋顛的形狀一直的攢上心來。又像寶玉也來了，站在帳門外叫：「林妹妹，林妹妹……」

直鬧到四更，那運氣的工夫還怎樣著手？黛玉就恨極了，即便下床來，剔亮了燈，獨自坐下，將前半夜的夢逐一逐二的想將起來：「明明白白與寶玉的姻緣黏住了分拆不開，若說是個幻夢呢，哪裡有這般清楚。又有惜春同眾人的圖兒、詩句，又與賈母替換著戴這個冠兒。這麼看起來，像是惜春將來也要繼元春的一席。可憐兒的，我已經跳出紅塵死心塌地的認清了路兒走，怎麼天就派定了我？只有湘雲的福分大，真個要遂她的意見。寶玉這個冤家，真正是前生孽障，活活地要拖我下這個苦海，好恨，好恨！原來天也這樣，定了人做什麼，人定要跟著依了它行。可恨得很。我半年上用的苦功怎麼一會子就丟完了，連一關兒通不過去的？！」

黛玉心裡越想越苦，淚珠兒直滾下來。又想到：「天呢，原是拗不過的，我而今只有一死，天也不能奈何我。」黛玉氣傷了心，立起來要尋刀子，忽又立住道：「也不好。我若死了，倒還被人家說是為寶玉死的，誰還替我分辯？」左想不是，右想不是，重新坐下來百分的怨毒。又想：「這個夢那裡有這樣清楚，那些圖兒、詞兒默也默得出。不要四妹妹真個的同做這個夢，明日且問問她。她若果真的也是這樣，這還有什麼說的。」

又想：「史湘雲的一路言語，多像個未卜先知，怎麼樣，她已經成了？看她也同我們一樣的人兒，只是真人不說破，說破不真人。她果真成了也未可定的。只是這個天，派的她那麼好的，派我這麼苦。」

又想：「頭上這個天，從古來英雄豪傑都是跳不過的。怎麼樣諸葛孔明要想吞吳滅魏，到了秋風五丈原也就不能動手。又是岳王爺一心恢復，到十二道金牌催轉，只好回馬轉來。我而今竟被寶玉這個冤家捆縛定了，死也由他，活也由他，他要我怎樣天也順著他怎樣，擺佈得我好苦。我那裡裡就一刀的割斷了他。」

想到此處，不覺的放聲大哭起來，哭得個淚人兒似的。嚇得紫鵲、晴雯睡夢裡驚醒，趕到房中，只怪她無緣無故的睡著，為什

麼坐了起來。就算灌醉了，而今醒轉來也犯不著傷到這樣，實在地古怪性兒，一毫也摸不著。再三地勸她：「喜喜歡歡的，為什麼有話說不出？」

黛玉也就恨良玉夫婦，就說：「關了這邊，通不許一個人進來。天明瞭快地開過瀟湘館，請四姑娘過來。」

這兩個哪敢拗她。且說惜春是夜在櫳翠庵裡做了一夢，與黛玉一般無二，心裡著實驚疑，連忙起來打坐。功夫兒也全丟了，再三靜坐，一毫沒有個影兒。也嚇慌了，拉起史湘雲問她，史湘雲著實地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告訴你入了夢了，通不中用的了。」

惜春打量她用話兒咕著她，說道：「你猜猜，到底是什麼夢？」

湘雲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做你的夢，誰又知道來。不過黃衣上天便是了。」

這惜春就駭極了，走過來拉住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真是個仙人兒，你已經知道了，要告訴我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好笑，好笑。我不過隨便口中混謔，知道什麼。你要知道問你一路上同走的人去。」

惜春還要問，湘雲就用手推開她道：「總也不干我的事，不要鬧，我要睡呢。」惜春還跟著的要問，湘雲就上了床，不知是真是假呼呼地睡著了。惜春也沒法，只等天明就帶了人畫到瀟湘館來。正要叩門，裡面紫鵲已開出來迎面看見，彼此暗暗稱奇，就同了過去。一直過去，只見黛玉哭得什麼似的。惜春又道：「奇了。」

當下惜春、黛玉兩個關了門，大家說起來竟是一樣的，彼此駭了一跳，就便一遞一個，大家將冊子上的畫兒、詞兒背出來。黛玉先背了湘雲一幅，就說道：「這雲兒是不用說了，總要成的了。」

惜春就將湘雲晚間的話說一遍。黛玉益發出神，道：「這樣看，她是已經成的了。」

隨後惜春背黛玉，黛玉背惜春，輪流著直背到香菱。大家詫異，原來人生世間凡百事總跳不出一個天。到了天意轉來，這人心就不由得不順了。況且惜春也和寶玉好，就慢慢地替寶玉數說起來。又將寶玉現在臨危，前日也遇著老太太回轉的話說了。黛玉總不言語，只歎口氣。黛玉也替惜春解說各子及夢兒裡與元春換冠戴之事。惜春也歎氣。這兩個便密密切切的講一會子，又歎氣又掉淚。外面丫頭們通猜不出什麼緣故來，也笑她們著了迷似的。一會子又要請起史大姑娘來。也將史湘雲請來了。黛玉、惜春直把個史湘雲敬得不得了，盡著盤問她。史湘雲總笑著不肯說，兩個黏住了告訴她，外面眾丫頭方才知道了，也很詫異。湘雲笑道：「你們親眼看見的就是了。可笑得很，我倒知道什麼？」

兩個知道他不肯洩露天機，也不再問，就同惜春回去了。那惜春回去，只隱起自己的冊子，便請探春、李紈、寶釵商議，告訴賈政、王夫人，大家聚在一塊商議起來，連喜鳳也跟著聽。且說良玉夫妻，清晨起來不放心黛玉，夫妻二人同過去望她，見關了門。隔著門叫，又聽見傳出黛玉的說話，說關住了，只走那邊。良玉就慌了，恐怕黛玉生了氣，仍舊要搬過去。從府門裡走過去，又礙著新親未曾回門，就埋怨喜鸞起來。喜鸞知道她兄妹好，又是自己起意醉了姑娘，也只得笑笑的說道：「包給我，姑娘不惱。」

喜鸞就想出一個主意，叫人去說，奶奶身子不好得緊，快快地請大姑娘過來。黛玉也不好意思，只得開了門要過去。這良玉夫婦連忙過來道了乏，千不是萬不是的央及她。喜鸞也笑著道：「姑娘只容我這一遭兒，我也很知道了，你哥哥很抱怨我呢。」

黛玉倒也過不去，便道：「嫂子要報仇，哥哥要奉個命也容易，犯不著這麼玩兒，而今說開了，誰還記得就不是了。」

大家又坐下來，說了一會子方散。這良玉細細的察看黛玉的顏色十分慘淡，一則怕她乏了，二則怕她存著心，便悄悄地叫墨琴去央及紫鵲來細細地盤問。這紫鵲本來憐著寶玉，又見黛玉這會子轉來，就便從頭至尾連冊子上的話一一的說合來。喜鸞也要成了這個親，也幫著說。林良玉聽了如夢方醒，便說道：「就便親上做親也好，只是礙著薛氏表嫂的次序兒，怎麼好？」

紫鵲也便回來告知晴雯，晴雯便告知平兒，大家歡喜。卻說賈政與王夫人商議定了，便與賈璉商量。這賈璉巴不得立時間成了，就請曹雪芹過去致意。隔一日，曹雪芹回來將良玉因寶釵的次序難定，故此遲疑的緣故說了。賈政道：「這個我也慮到。」

曹雪芹去了，賈璉上來問知緣故。賈璉就攛掇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姪兒向來知道二弟婦賢惠，二弟婦也和林表妹從小兒說得來。依姪兒的愚見且瞞了裡，不過請老爺先叫二弟婦來說一句，一時間冰從些權兒，日後姊妹們排行有什麼過不去的？二弟婦那麼大方賢德，豈有不順著的。」

賈政一時間沒法兒也依了，就悄悄地請了寶釵出來，婉婉轉轉地告訴她說道：「寶玉這個孽障若不是這麼樣原也沒命兒，也害你。怎麼樣一會子從個權，暫且哄過了這個關兒，將來姊妹相稱依然序齒。」

寶釵雖則大方，到這個名分上也就沉吟起來。賈璉就打一躬道：「老爺也是沒奈何，圓全的法兒，弟婦沒有不依的。」

寶釵也只得還了一禮。賈政道：「很好，我原要陪個禮兒，你且替著我。但是婆婆前姊妹前且慢慢地提著。」寶釵沒法，只得勉強地道：「但憑老爺做主便了。」

賈政、賈璉大喜，就安慰了寶釵一番。寶釵也沒言語，想起「老爺只聽著璉二爺，毫無主意，又擋住我不許開口。我只憑著他們鬧，看太太怎麼樣。」就悶悶地進去了。這賈璉就七張八智地哄著賈政催著曹雪芹過去說：「從前老太太當著寶玉說，原說聘定的是林姑娘，到了拜堂進房還這麼說著。也曾叫上下人等大家齊聲傳說，說給寶玉聽，連丫頭也是雪雁兒。而今應了親事，自然過門的時候要請林姑娘穿戴著世襲榮國公夫人的冠服過來。現今出帖下定，先把祖上世襲的丹書鐵券、敕封誥命送過去為信。將來薛氏奶奶原也一樣有個位置，總等寶玉自己的功名封蔭。寶玉的進步看來也不小。為什麼呢？論起完親的次序來自然薛先林後。若追到結親的名號上，到底林先薛後。又是老太太親口的吩咐，誰敢違她。」

這曹雪芹本來和寶玉好，就一是一二是二地過去告訴。良玉也即便立刻的應允了，回話過來。賈政也將請兩位王爺作伐，各事說明，也將日子選定。賈璉就到寶玉處，一一告訴寶玉，把寶玉歡喜壞了，不多幾日就好上來，王太醫也很樂。且說黛玉自從夢見冊子以後，不由人似的心兒裡漸漸地順將轉來，又是晴雯、紫鵲打量她回心轉意，早也說晚也說，總搭上個寶玉在裡頭。黛玉起先還假意地嗔怪，後來也便低了頭。又想起賈政夫婦兩人那麼樣的周旋，自己傲得那樣，也覺得太過些，也時時地想起寶玉前情，憶著寶玉的病。又想起寶釵從前怎麼樣和我好，而今勢敗了，我倒反要下了她才好。也就整日間的思量。真個的人隨天轉，也可怪得很。如此看來寶黛兩人的姻緣也就即日聘定了。誰知天地間的事千變萬化，誰也料不定來。忽然間又鬧起一件故事，叫他兩斷斷地結不得這個親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